

<<马未都说马未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未都说马未都>>

13位ISBN编号：9787508611907

10位ISBN编号：750861190X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梅辰

页数：1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马未都说马未都>>

### 内容概要

这是第一本关于马未都的深入专访，百家讲坛没有讲述的收藏故事。

马未都在百家讲坛讲的是“高雅”的收藏文化，但谁都知道其实他本人更有趣有料，《马未都说马未都》就是让马未都爆料他自己的精彩故事。

在这本书里，马未都会跟你侃：他是怎么开始玩收藏的，怎么搞到第一件藏品，怎么“捡漏”，家里怎么招贼的，怎么跟人砍价，如何获得各种消息，用什么方法使别人信任他，怎样与专家PK，如何建私人博物馆、馆里有几件镇馆的宝贝，甚至还悄悄告诉你下一个收藏热点是什么……还有，他在玩收藏之前，怎么写小说做电视剧出名，怎么看当年的王朔、苏童……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见识到一个真实的杂家马未都，他渊博、生动又极富个性。

别以为他只是侃着玩，看完了就知道，这里边有马未都天才般的见识和几十年的人生智慧。

本书以中国当代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的收藏经历为主线，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将马先生艰辛曲折、鲜为人知且又充满智慧的收藏经历和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涉及收藏故事、收藏秘笈、建博物馆、人生感悟、文学生涯几个部分，使读者在轻松聊天的氛围中品味收藏的传奇故事。

<<马未都说马未都>>

作者简介

梅辰，已出版作品：《人文大家访谈录》、《鉴赏大家访谈录》、《养生泰斗谈养生》等。

<<马未都说马未都>>

书籍目录

[引子] 传奇人物马未都[第一章] 收藏故事 出师不利 第一件藏品 打眼 费尽心机 失之交臂  
捡漏 招贼[第二章] 收藏秘笈 古玩是什么?  
收藏入门 什么值得收藏?  
讨价还价 囤物以知为贵 行家胜过专家 天生我才 我比别人冷静 收藏根据地——潘家园 下一个收藏热点[第三章] 博物馆 给我十个亿 观复博物馆 以物为证 第一家私立博物馆之难 博物馆的经营之道 我是临时保存者[第四章] 观复馆藏 馆藏之最 观复五宝 上苍托付的龙床 门窗有说道 从海外回购文物 第一次参加拍卖会[第五章] 人生感悟 假如人生重来 经纪人难做 我就这性格 以物证史 有啥不敢让人看 谈“钱”色变 放弃是一种智慧工[第六章] 收藏之前 旱地拔葱, 自学成才 曾经是个文学青年 写小说一举成名 “剪”出王朔 《海马歌舞厅》[余絮] 百事通

## <<马未都说马未都>>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收藏故事出师不利梅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

马未都：对。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

我那时出差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东西就买。

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

梅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

比如我问你（拿起桌子上的杯子）这杯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把儿的？

梅辰：@ @？

马未都：你从来都不想这类问题，但这类问题我全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想，而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可以给你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文献史观，但我讲究的却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

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就不错了，咱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记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吗！

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都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文献上记得都是真实的呢？

所以别说什么《史记》不《史记》的。

我小时候对书有极深的感情，认为书里的事儿都是真的，后来当我发现书里有很多假话的时候，就特别地深恶痛绝。

就好像你跟一个女的结了婚，后来发现她背叛你，你就觉得特可气。

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

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某某两个人离婚了，结果两人各执一词，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你听听这个说的也像真的，听听那个也像真的，你相信谁的？

自己亲历的事儿还说不清楚呢，你怎么能相信文字记录的是真实的呢！

因此我不认为文献有多么真实。

梅辰：史学家认同您的这些观点吗？

马未都：我没跟任何人交过锋。

我经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叛逆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推动了我用证据说话。

通过文物使我对某些事情有了自己的认识，于是就逐渐喜欢上了文物收藏。

梅辰：您那时玩收藏不需要太多的钱吧？

马未都：我这人一不嗜烟酒，二也没什么恶习，三当时本人又有稿费，这是一笔工资外的额外收入，多牛啊！

因为当时人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同类同等的人钱都差不多，比如你是工人、解放军、教师，那你挣的钱就都是有数的，大伙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咱有稿费，咱这不就有钱了嘛！

就可以买古董了嘛，而且那时古董也非常便宜。

梅辰：那时候没有假货吧？

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

造假也是有成本的，可真货却都是白来的。

梅辰：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

马未都：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

## &lt;&lt;马未都说马未都&gt;&gt;

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门了，一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卒瓦）了的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

梅辰：（卒瓦）的什么？

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

马未都：（卒瓦）了个帽筒。

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

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

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

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

帽筒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

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

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遛，一眼瞧见一个帽筒。

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没下车，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去拿。

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又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知道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

那时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接就拿的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卖主儿还没回过神儿来赶紧问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快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

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

呵呵，那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便宜。

梅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样拿放？

马未都：那我首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在个大梁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不下车是不行的。

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抠着口沿儿拿，正规的好东西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

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身就撂在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cei了。

梅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

您赶上过这好事吗？

马未都：多了去了。

羡慕吧？

梅辰：（^\_^）马未都：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

逢着人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

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

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

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

”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回家吧”。

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

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去挨个儿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

打眼梅辰：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

您收藏了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

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

## &lt;&lt;马未都说马未都&gt;&gt;

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

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

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

马未都：没什么特难忘的，全忘了。

所谓的难受就是当时一会儿的事儿，我这人特能承受。

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里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

一进屋，我用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错，都是真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哪儿有点儿毛病，就是我不想要，总之是都不理想。

我大概看了看，然后就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東西？

这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看了他老婆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得他老婆说了算，我就赶紧跟他老婆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好东西看看？

只见夫妻俩目光一碰说“要不就把那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

”然后对我说“你得等会儿，不太好拿。

”那女的起身把壁柜的门打开，柜子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

你知道过去老房子的那种大壁柜，里面特别大，没有隔板就是一个直筒子。

然后她就稀里哗啦地开始往外掏，一堆一堆的掏了大半间屋，堆的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里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特尴尬。

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的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

打开一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万了，十倍吧。

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

”然后他立马就说：“你现在给我钱？”

”应该说这夫妻俩前面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句台词给演砸了。

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

户里人怎么可能让你砍下一半价钱呢！

它又不是秀水街！

不可能的！

户里的人要十六万，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

没有一个户里人卖东西你还完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

“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

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

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价就不灵了。

因为但凡你跟他说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钱的事你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不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所有人都会告诉他“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我经过的这样的事儿忒多了。

有的时候你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起刀来“谁让你卖的？”

这个价你要敢卖，我就跟你拼了！

”（梅：呵呵，演技派的）那你没辙！

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

往往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妥协——加钱。

## <<马未都说马未都>>

因此有了这些经验后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

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八万块钱又去了。

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就发现那东西可能是仿的，不好……没买。

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来一刀砍下一半儿，还寻思着是捡着便宜了呢！

哪儿那么多好事儿？

就你本事大能砍下一半来？

！

梅辰：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最忌讳的就是“看戏”、“听故事”。

马未都：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

什么他们家祖上是宫里的太监啦、宫女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

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

包括场景、道具的布置以及前后台词的设计，先弄一堆半好不坏的东西给你看，然后就等着你问有没有更好的，接着那个男的再不失时机地看他老婆一眼，继而他老婆又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给你翻箱倒柜地倒腾……演得不错，差点儿把我折里头。

梅辰：现在没人敢跟您演戏了。

马未都：现在他们做不了我的套儿！

他们那些套儿我全知道。

当年我初入古玩行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坏，也没人做套儿，等他们这些年学坏了我也练出火眼金睛了，他们也玩不了我了。

我这人主要是不贪，因此没那么多“好事儿”找我。

找我的事儿都是公平的事。

梅辰：您的意思是说做套儿也得看人，看着谁贪就给谁编个故事，演一出戏？

马未都：对呀，人家看你贪，不套你套谁呀！

上当的人都是因为贪！

贪便宜，觉得自己有能力买点儿好东西。

门儿都没有啊！

梅辰：老听说别人捡漏发大财，谁心里不痒啊。

马未都：第一我觉得不要试图自己去跑底下，老觉得一线赚钱。

我早期就被人一步步地从北京诶到过瓦房店。

那时年轻，人家说有一特好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我就跟着去了。

他当时没说去瓦房店，他说东西在沈阳，我就坐火车去了沈阳；到沈阳后他又说东西在大连，又去了大连；到了大连又说在瓦房店……好不容易到了瓦房店一个农民的后院，那农民扒开一堆破柴火，从里面神秘地掏出一只碗来，我一看立马就来气了“孙子你蒙谁呢？

！

”一看就是他昨天晚上刚搁进去的。

特可气！

梅辰：当时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农村收来的？

马未都：对，哪儿的都有。

当时没有正常的市场，哪儿都有可能去买。

我专程去买得很少，都是利用工作之便，出差什么的去买。

当时它还是我的一个业余生活嘛。

梅辰：上过一次当了，再去就会很谨慎了？

马未都：对，后来我们就有了行家之间的通话。

行家之间的通话都是靠谱的，我知道哪个地方有了再去。

待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就让对方先把照片发过来，看准后再行动。



## <<马未都说马未都>>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了，也不需要去了。

失之交臂梅辰：收藏了几十年，有没有您特想要，但因各种原因最后失之交臂、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甚为遗憾的东西？

马未都：多了。

几次与空白期的青花大罐失之交臂就挺遗憾的。

空白期的青花大罐从学术的角度讲非常珍贵。

过去讲明朝的瓷器指的就是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八个时期，但明朝是十六个皇帝，其中有三个皇帝正统、景泰、天顺当朝了三十年，明朝差点从这儿改朝换代，差点儿亡了，因此这三朝是没有官窑的。

官窑全部停烧，无任何官款瓷器传世，因此也就没有了官窑的标准物，历史上称这三十年为黑暗期，也叫空白期。

但民间肯定还是在生产，不可能那三十年老百姓不用瓷了，但器物上没有具体的年号。

第一章 收藏故事出师不利梅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

马未都：对。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

我那时出差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东西就买。

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

梅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识呢？

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

”比如我问你（拿起桌子上的杯子）这杯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把儿的？

梅辰：@ @？

马未都：你从来都不想这类问题，但这类问题我全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想，而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可以给你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文献史观，但我讲究的却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

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就不错了，咱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记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吗！

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都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文献上记得都是真实的呢？

所以别说什么《史记》不《史记》的。

我小时候对书有极深的感情，认为书里的事儿都是真的，后来当我发现书里有很多假话的时候，就特别地深恶痛绝。

就好像你跟一个女的结了婚，后来发现她背叛你，你就觉得特可气。

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

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某某两个人离婚了，结果两人各执一词，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你听听这个说的也像真的，听听那个也像真的，你相信谁的？

自己亲历的事儿还说不清楚呢，你怎么能相信文字记录的是真实的呢！

因此我不认为文献有多么真实。

梅辰：史学家认同您的这些观点吗？

马未都：我没跟任何人交过锋。

我经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叛逆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推动了我想用证据说话。

通过文物使我对某些事情有了自己的认识，于是就逐渐喜欢上了文物收藏。

梅辰：您那时玩收藏不需要太多的钱吧？

马未都：我这人一不嗜烟酒，二也没什么恶习，三当时本人又有稿费，这是一笔工资外的额外收入，

## <<马未都说马未都>>

多牛啊！

因为当时人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同类同等的人钱都差不多，比如你是工人、解放军、教师，那你挣的钱就都是有数的，大伙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咱有稿费，咱这不就有钱了嘛！

就可以买古董了嘛，而且那时古董也非常便宜。

梅辰：那时候没有假货吧？

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

造假也是有成本的，可真货却都是白来的。

梅辰：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

马未都：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

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门了，一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卒瓦）了的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

梅辰：（卒瓦）的什么？

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

马未都：（卒瓦）了个帽筒。

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

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

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

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

帽筒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

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

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遛，一眼瞧见一个帽筒。

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没下车，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去拿。

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又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知道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

那时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接就拿的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卖主儿还没回过神儿来赶紧问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快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

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

呵呵，那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便宜。

梅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样拿放？

马未都：那我首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在个大梁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不下车是不行的。

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抠着口沿儿拿，正规的好东西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

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身就搁在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cei了。

梅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好事吗？

马未都：多了去了。

羡慕吧？

梅辰：（^\_^）马未都：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逢着人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

## <<马未都说马未都>>

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

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

你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

”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

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去挨个儿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

打眼梅辰：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

您收藏了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

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

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

我那时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

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

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

马未都：没什么特难忘的，全忘了。

所谓的难受就是当时一会儿的事儿，我这人特能承受。

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里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

一进屋，我用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错，都是真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哪儿有点儿毛病，就是我不想要，总之是都不理想。

我大概看了看，然后就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東西？

这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看了他老婆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得他老婆说了算，我就赶紧跟他老婆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好东西看看？

只见夫妻俩目光一碰说“要不就把那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

”然后对我说“你得等会儿，不太好拿。”

”那女的起身把壁柜的门打开，柜子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

你知道过去老房子的那种大壁柜，里面特别大，没有隔板就是一个直筒子。

然后她就稀里哗啦地开始往外掏，一堆一堆的掏了大半间屋，堆的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里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特尴尬。

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的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

打开一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万了，十倍吧。

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

”然后他立马就说：“你现在给我钱？”

”应该说这夫妻俩前面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就到这句台词给演砸了。

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

户里人怎么可能让你砍下一半价钱呢！

它又不是秀水街！

不可能的！

户里的人要十六万，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

没有一个户里人卖东西你还完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

“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

我推说今天没带钱，改天再来。

## <<马未都说马未都>>

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价就不灵了。

因为但凡你跟他谈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钱的事你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不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所有人都会告诉他“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我经过的这样的事儿忒多了。

有的时候你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起刀来“谁让你卖的？这个价你要敢卖，我就跟你拼了！”

”（梅：呵呵，演技派的）那你没辙！

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

往往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妥协——加钱。

因此有了这些经验后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

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八万块钱又去了。

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就发现那东西可能是仿的，不好……没买。

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来一刀砍下一半儿，还寻思着是捡着便宜了呢！

哪儿那么多好事儿？

就你本事大能砍下一半来？

！

梅辰：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最忌讳的就是“看戏”、“听故事”。

马未都：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

什么他们家祖上是宫里的太监啦、宫女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

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

包括场景、道具的布置以及前后台词的设计，先弄一堆半好不坏的东西给你看，然后就等着你问有没有更好的，接着那个男的再不失时机地看他老婆一眼，继而他老婆又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给你翻箱倒柜地倒腾……演得不错，差点儿把我折里头。

梅辰：现在没人敢跟您演戏了。

马未都：现在他们做不了我的套儿！

他们那些套儿我全知道。

当年我初入古玩行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坏，也没人做套儿，等他们这些年学坏了我也练出火眼金睛了，他们也玩不了我了。

我这人主要是不贪，因此没那么多“好事儿”找我。

找我的事儿都是公平的事。

梅辰：您的意思是说做套儿也得看人，看着谁贪就给谁编个故事，演一出戏？

马未都：对呀，人家看你贪，不套你套谁呀！

上当的人都是因为贪！

贪便宜，觉得自己有能力买点儿好东西。

门儿都没有啊！

梅辰：老听说别人捡漏发大财，谁心里不痒啊。

马未都：第一我觉得不要试图自己去跑底下，老觉得一线赚钱。

我早期就被人一步步地从北京诶到过瓦房店。

那时年轻，人家说有一特好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我就跟着去了。

他当时没说去瓦房店，他说东西在沈阳，我就坐火车去了沈阳；到沈阳后他又说东西在大连，又去了大连；到了大连又说在瓦房店……好不容易到了瓦房店一个农民的后院，那农民扒开一堆破柴火，从里面神秘地掏出一只碗来，我一看立马就来气了“孙子你蒙谁呢？

！

”一看就是他昨天晚上刚搁进去的。

## <<马未都说马未都>>

特可气！

梅辰：当时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农村收来的？

马未都：对，哪儿的都有。

当时没有正常的市场，哪儿都有可能去买。

我专程去买得很少，都是利用工作之便，出差什么的去买。

当时它还是我的一个业余生活嘛。

梅辰：上过一次当了，再去就会很谨慎了？

马未都：对，后来我们就有了行家之间的通话。

行家之间的通话都是靠谱的，我知道哪个地方有了再去。

待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就让对方先把照片发过来，看准后再行动。

现在我哪儿也不去了，也不需要去了。

失之交臂梅辰：收藏了几十年，有没有您特想要，但因各种原因最后失之交臂、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甚为遗憾的东西？

马未都：多了。

几次与空白期的青花大罐失之交臂就挺遗憾的。

空白期的青花大罐从学术的角度讲非常珍贵。

过去讲明朝的瓷器指的就是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八个时期，但明朝是十六个皇帝，其中有三个皇帝正统、景泰、天顺当朝了三十年，明朝差点从这儿改朝换代，差点儿亡了，因此这三朝是没有官窑的。

官窑全部停烧，无任何官款瓷器传世，因此也就没有了官窑的标准物，历史上称这三十年为黑暗期，也叫空白期。

但民间肯定还是在生产，不可能那三十年老百姓不用瓷了，但器物上没有具体的年号。

在没有进行空白期瓷器研究之前，人们遇到把握不准的器物时或把它往前靠（宣德），或把它往后靠（成化、嘉靖）都有可能。

虽然空白期的瓷器从工艺上、质量上都算不得上乘，但从学术角度上讲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填补了一个空白。

再有就是前两天刚拍的一对雍正粉彩的碗，落槌价五千万。

它原本是北京大学一位老师的，八七年他拿给我，卖价十二万，那时候我哪儿买得起啊！

那时大伙儿还在争当万元户呢！

十二万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一听十二万元就觉得是跟自己不搭界的一事儿，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说有一什么东西要卖我十二个亿一样，转身就走呗，跟我有啥关系？

爱卖谁卖谁吧！

后来它被一个香港人买走了。

它第一次拿出来拍的时候拍了好几百万；后来又拍过一次；这次拍了五千多万。

当时要知道日后值五千万，我就是砸锅卖铁、借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啊。

咳，谁能知道后边的事儿呀，当时就没动这心思，一听十二万头没回的就跑了。

梅辰：也就是说在您没买成的东西里经济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马未都：对，主要是经济因素。

你得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这是绝对的。

你再喜欢，没钱也没戏。

梅辰：那些赔上房子和家产的就是因为太喜欢了。

马未都：这种人是贪，我见过的这类人没一个不是这个因素的。

梅辰：您有没有特别爱不释手、夜不能寐的东西？

马未都：没有，我现在对文物都比较清楚了，没有吸引我到非买不可地步的东西了。

你看电视里介绍很多这“国宝”、那“国宝”的，实际上也没那么重要，都是弄得很玄。

梅辰：即使《鬼谷下山》来了也就那么回事？

## &lt;&lt;马未都说马未都&gt;&gt;

马未都：这就好像某一天你看见一个女子宛若天仙、倾国倾城，你就非得把她娶回来？有的是绝代佳人，你是没见着。

[梅：真都娶回来，晚上自己都拿不准主意往哪儿挂灯。

(^\_^)]链接：《鬼谷下山》：指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2005年伦敦佳士得（CHRISTIE'S）拍卖会上其以1568.80万英镑，即约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出中国瓷器的历史最高价。

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谋略家，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臆与庞涓皆为其弟子。

《鬼谷下山》的故事出自《战国策》，它讲述了战国时期，燕、齐两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臆被敌方所擒，其师鬼谷子率领众人下山营救的故事。

此罐图案描绘的便是鬼谷子一行人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两个骑马之人紧随其后，其中一人打了一面写有“鬼谷”两字的旗。

青花：瓷器釉彩名。

白底蓝花瓷器的专称。

典型青花器系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

蓝花在釉下，因此属釉下彩。

（插图20）梅辰：您现在看什么都不激动了，那还能有乐趣吗？

马未都：有乐趣啊，有很多跟价钱无关的乐趣，是智力上的挑战。

你比如这次我在香港博览会上买了好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特好的东西——朱砂百宝嵌的大漆盒。

他们都不识货，尤其是外国人，他们不懂，不认，也不知道，所以很便宜就卖了。

它看着跟新的一样，待会儿我给你看一眼。

朱砂是一种很名贵的天然颜料。

过去的朱批用的就是朱砂。

把朱砂掺在大漆里，就是很漂亮的红色朱砂漆，故宫里的炕桌等就是这种朱砂漆。

一般来说漆都是以黑色、棕色的为多，红色的特别少，因为朱砂特别贵，成本太高，所以朱砂漆特别少。

现在人们已经基本不使用朱砂了，转而使用像银朱这类价格比朱砂便宜很多的化工颜料作为替代物。

链接：朱砂，古时称作“丹”，为色泽纯正、鲜艳的天然红色颜料。

其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

朱批：古时皇帝用朱砂红笔批阅的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或“朱批谕旨”，简称朱批。

大漆：从漆树上割取的天然漆液。

亦称生漆。

漆树属落叶乔木，又名大木漆、山漆树，因产生漆而得名。

其树皮和叶中具有白色乳液，含有漆酚物质。

漆树属全世界约150种，分布于亚洲东部、北美和中美。

中国产15种。

漆树原产于中国，后传入日本、朝鲜、欧美。

## <<马未都说马未都>>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只跟聪明人交朋友。

马未都是我的朋友。

——张铁林说马未都我非常欣赏马未都先生对文物鉴定的那种直率的表达方式。

——正刚说马未都有魅力的男人危险啊，尤其是有文化有涵养又有幽默感的男人。

——“马扎”说马未都

<<马未都说马未都>>

编辑推荐

《马未都说马未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马未都说马未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